

論禪宗思想 中的內在性與超越性

●湯一介

佛教傳入中國至隋唐分為若干宗派：天台、唯識、華嚴、律、淨土、禪等。至唐以後，其他宗派均先後衰落，而禪宗的影響越來越大。究其原因雖有許多方面，但就禪宗更能體現中國哲學的「內在超越」的特徵來說，似更應為研究者所注意。

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有其解說教義的經典、固定的儀式、需要遵守的戒律和崇拜的對象等等，但自慧能以後的中國禪宗把這一切都拋棄了，既不要坐禪唸經、也不要持戒，沒有甚麼儀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崇拜甚麼偶像，甚至連出家也沒有必要了。成佛達到涅槃境界只是靠自己一心的覺悟，即所謂「一念覺，即佛；一念迷，即眾生」。這就是說，人成佛達到超越的境界完全在其內在的本心。

中國禪宗不立文字， 不重經典，一切自任本心

中國僧人創造了一個「釋迦拈花，迦葉微笑」的故事，據《指月錄》載：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禪宗自稱其為「教外別傳」，即依此類故事，以說明他們和其他佛教宗派的不同。印度佛教開始在釋迦牟尼時也比較簡單，本是一種人生哲學，對一些與實際人生無關的理論問題往往避而不談。但印度佛教在發展過程中越來越煩瑣，體系越來越龐大，禮拜的對象也越來越多，名詞概念多如牛毛，這與中國思想傳統全不相合。到隋唐後，中國的一些佛教派別都在想方設法克服印度佛教的這種煩瑣，例如天台宗納三千於一念，華嚴宗融理事於真心，都強調人的本心的作用。這一趨勢到慧能禪宗以後更是變本加厲，而有不立文字、廢除經典之說。

慧能本人還沒有簡單地否定經典和不要文字，據《壇經》載，慧能嘗為門人說《金剛經》、《法華經》，但他認為「一切經書、因人說有」，只是引導人們的工具，不能執着經典，以為靠誦讀經典就可以成佛。解脫只能靠自己的本心，這是因為：一方面，那些成佛得解脫的道理和路徑本來就在你的本心之中，「三世諸佛，十二部經，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壇經》），不必外求；另一方面，因為文字是一種外在的東西，如果



禪宗傳至六祖慧能，起了很大的變化。慧能主張：「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執着了外在的東西就是「著相」。成佛的覺悟在於自己，外在的文字沒有多大用處，「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觀照，不假文字」。

禪宗認為，不僅文字不必要，就是語言對成佛得道也無益。語言不僅不能使人了解佛法，有時反會成為悟道的障礙。有問文益禪師：「如何是第一義？」文益回答說：「我向汝道，是第二義。」（《文益禪師語錄》）佛法是不可說的，說出的已非佛法本身。那麼用甚麼方法引導人覺悟呢？照禪宗看，幾乎沒有甚麼方法使人悟道，只能靠自己的內在覺悟性。不過禪宗也常常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如棒喝之類。《五燈會元》卷七《德山宣鑒禪師》中載：

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局。」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峰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別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

（臨濟義玄）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

這就是所謂「德山棒，臨濟喝」。此種方法是破除執着的特殊方法，目的是要打斷人們的一切執着，一任自心。人所具有的靈覺性，既然不是能用知識、語言等等可以使之得到發揮，因此只能用一棒一喝打破執着（當然也非必須用棒喝，其他任何方法都可以，只要能打斷執着即行），使心默然無對，而達到心境兩忘的超越境界。

中國禪宗破除陳規，廢去坐禪，唯論見性成佛

坐禪本是佛教一切派別所必須的一種修持功夫，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證道，一坐四十九天；達摩東來，有三年面壁之說，都是坐禪。但到慧能，禪宗

卻起了很大變化。據《壇經》載，慧能說：「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蓋慧能主張「見性成佛」，靠禪定並不能得到解脫。《古尊宿語錄》卷一載：

（馬祖道一）居南岳傅法院，獨處一庵，唯習坐禪，凡有來訪者都不顧……（懷讓）一日將磚於庵前磨，馬祖亦不顧，時既久，乃問曰：「作甚麼？」師云：「磨作鏡。」馬祖云：「磨磚豈能成鏡？」師云：「磨磚不能成鏡，坐禪豈能成佛？」

馬祖坐禪，被坐禪所縛，懷讓用「磨磚作鏡」的比喻來啟發他覺悟，這叫依靠他人的啟示而「解縛」。又有長慶慧稜禪師，二十年來坐破了七個蒲團，仍然未能見性，直到有一天，偶然捲簾時，才忽然大悟，便作頌說：「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頭打。」慧稜偶然捲簾見得三千大千世界原來如此，而得識心見性，解去坐禪的束縛，靠自己豁然貫通，而覺悟了。《壇經》中說：「不能自悟，須得善知識示道見性；若自悟者，不假外善知識。」道一的覺悟是靠懷讓的啟發，而慧稜是靠自悟，但無論前者還是後者都必須是「識自心內善知識」。也就是說要靠自己內在本心的覺悟才可達到超越的境界。

慧稜頌中的「捲起簾來見天下」，是他悟道的關鍵。因為照禪宗看，覺悟成佛不要去故意做着，是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見道。有僧問馬祖：「如何修道？」馬祖說：「道不屬修，言修得，修成還壞。」道如何能修得，所謂「修」就是要勉強自己，這種不自然的作法當然會「修成還壞」。所以修養不能在日常生活之外刻意追求。有源律師問慧海禪師「和尚修道還用功否？」慧海曰：「用功。」源律師問：「如何用功？」慧海說：「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源律師問：「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慧海說：「不同。」源律師問：「如何不同？」慧海答：「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景德傳燈錄》卷六）平常人吃飯，挑肥揀瘦；睡覺胡思亂想，自是有所取持，執着，不得解脫。真正懂得禪宗的人「要眠即眠，要坐即坐」，「熱即取涼，寒即向火」。

禪定既非必要，一切戒律更不必修持了。陸希聲問仰山：「和尚還持戒否？」仰山說：「不持戒。」李翹問藥山：「如何是戒定慧？」藥山說：「這裏無此閒家俱。」戒定慧本為佛教之學，學佛者必修之門徑，但照禪宗大師看這些都是無用的東西，一概否定，似乎一切修持方法全無必要，從而把一切外在的形式全否定了。禪宗如是看，是基於「平常心是道心」，在平常心外更無道心；在平常生活外再不須有甚麼特殊的生活，如有此覺悟，內在的平常心即可成為超越的道心。

中國禪宗不拜偶像， 呵佛罵祖，一念悟即成佛

《壇經》中說：「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基於此，禪宗反對向外追求，反對偶像崇拜。《五燈會元》卷五載：天然禪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

木佛燒火向。寺主呵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木佛本是偶像，那會有甚麼舍利，燒木佛無非是燒去木製的偶像而已。否定了自己心中的偶像，正是對「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的體證。臨濟義玄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義玄曰：「佛祖實不禮。」（《景德傳燈錄》卷十二）禪宗不僅對佛祖全無敬意，還可以呵佛罵祖，德山宣鑒說：「這裏無佛無祖，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挑屎漢。」（《五燈會元》卷七）照禪宗看，「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自性迷，佛即眾生；自性悟，眾生即是佛。」（《壇經》）自己本來就是佛，哪裏另外還有佛？他們所呵所罵的無非是人們心中的偶像，這種對偶像的崇拜只能障礙其「自性」的發揮。

禪宗的基本思想或者說它的基本命題是「識心見性」、「見性成佛」。在《壇經》中應用的基本概念是「心」和「性」。「心」或叫「自心」、「本心」、「自本心」等，「性」又叫「自性」、「本性」、「自本性」、「法性」、「自法性」等，在《壇經》中，「心」和「性」大體是一個意思，「心」和「性」都是指每個人的內在的生命主體，它本來清淨、空寂，它又是超越於現象界的，但它的活動可變現為種種不同的事物，如《壇經》說：「心量廣大，猶如虛空，……虛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盡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又說：「世人性本自性，萬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惡事，即行於惡；思量一切善事，便修於善行。知如是一切法盡在自性，自性常清淨。」善與惡、天堂與地獄、山河大地、鳥獸蟲魚等等都是因「心」之「思量」而從自性中變化出來的。一切事物的出現，都不能離開自性，就像萬物在虛空中一樣。如果人的自性迷誤了，就不能自見

自性，即不能自證生命本體，只能是凡夫俗子。如果能覺悟，使「自性常清淨」，那麼就是證得生命本體，則是佛菩薩。一切事物皆由「思量」出，如果這些思量的活動一過不留，那麼對自己的自性就無任何影響，則自性常處於清淨狀態。自性常清淨，就好像日月常明一樣，只是有時雲霧覆蓋，在上面的日月雖明，但在下面看到的則是一片渾暗，致使看不到日月的本來面目。如果遇到惠風（指大善知識的指點和啟發）把雲霧吹散捲盡，那麼常明之日月等自然顯現。於《壇經》中說：「世人性淨，猶如青天，惠如日，智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明，故遇善知識開真法，吹卻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見。」善知識對人們只能有啟發作用，覺悟不覺悟還在自己，「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船若之智，除卻愚痴迷妄，各各自度」（《壇經》）。

那麼如何人能「識心見性」呢？《壇經》指出了一種簡單直接了當的修行法門，這就是「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的法門。《壇經》中說：

我此法門，從上以來，頓漸皆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何名無相？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不念。無住者，爲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無有繼絕；若一念斷絕，法身即離色身。念念時中，於一切法上無住，一念者住，念念即住，名繫縛；於一切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

「無相」是說對於一切象不要去執着（離相）。回應一般人對於現象往往執着其相以爲實體，如以坐禪可以成佛，那就是對坐禪有所執着；如以拜佛可以成佛，那就是對拜佛有所執着，這都是「取相着相」。「取相着相」障礙自生，如雲霧蓋明淨的天空一樣；如能「於相離相」，則可頓見性體的本來清淨，就像雲霧掃除乾淨而現明淨虛空。所以「無相」不僅僅是不執着一切現

象，更是因離相而「自性常清淨」。所謂「無住」是說，人的本性本來是念念不住的，前念、今念、後念也是相續不繼的，如果停留在某一事物上，這就是說被某物象縛住了，「心不住法即通流，住即被縛」。如果能對一切事物念念不住，過而不留，如雁過長空而不留痕迹，這樣就不會被繫縛，「是以無住爲本」。「無念」不是對任何事物都不想，而是在接觸事物時，心不受外境的任何影響。「念」是心的作用，心所對的是境。如果人在境上起念而有貪嗔痴等，那麼他的心就跟隨境變遷而爲境役使，不得自在；如果能「於諸境上心不染」，這樣就可以不受外境干擾，雖處塵世之中卻無染無雜，來去自由，「自性常清淨」，「自成佛道」。

結 論

據以上所說，我們或可得以下結論：

(1) 中國禪宗之所以是中國思想傳統而區別於印度佛教，正因其和中國的儒家、道家哲學一樣是以「內在超越」爲特徵的。它之所以深深影響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正在於其思想的「內在超越性」。如果說以「內在超越」爲特徵的儒家學說所追求的是道德上的理想人格，以「內在超越」爲特徵的道家哲學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自由，那麼，以「內在超越」爲特徵的禪學則是追求一種瞬間永恆的神秘境界，就這點說禪宗仍具有某種宗教的形式。

(2) 禪宗雖然仍具有某種宗教的形式，但由於其要求破除唸經、坐禪、拜佛等等一切外在的束縛，這樣勢必又包含着否定其作爲宗教本身的意義。這就是說，禪宗的世俗化使之成爲一種非宗教的宗教在中國發生影響，它把人們引向在現實生活中實現超越現實的目的，否定了在現實世界之外與之對立的天堂與地獄，表現出「世間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間法」的世俗精神。

(3) 禪宗作為一種宗教，它不僅破除了一切傳統佛教的規矩，而且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不靠外力，只靠禪師內在的自覺，就可以成佛，這就可以把以「外在超越」為特徵的宗教變成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非宗教的宗教，由出世轉向入世。這種轉變，是否可以說禪宗具有某種擺脫傳統宗教的模式？如果可以這樣說，那麼研究禪宗的歷史，將對研究現實社會的宗教有著重要的意義。

(4) 如果說在中國有着強大的禁錮人們思想的傳統，那麼是否也有要求打破一切禁錮人們思想的資源呢？如果確有這樣的資源，禪宗應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禪宗否定一切外在的束縛，打破一切執着，破除傳統的權威和現實的權威，一任本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自己可以成為自己的主宰，這樣的思想解放作用在我國長期封建專制社會中應說是難能可貴的，似乎應為我們注意。

(5) 禪宗這種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思想體系，有著鮮明的主觀主義特色，它必然導致否定任何客觀標準和客觀有效性。這既不利於對外在世界的探討和建立客觀有效的社會制度和法律秩序，同時在對探討宇宙人生終極關切的問題上也不無缺陷。因此，我們是否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即能否建立一個包容以「內在超越」為特徵的哲學體系，同時也包容以「外在超越」為特徵的哲學體系的更完滿的哲學體系呢？我認為，這個問題或許是今後哲學發展應受到重視的問題。

(6) 如果說有可能建立一包容「內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哲學體系，那麼能否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找到內在資源？我認為，中國傳統哲學中是有這方面內在資源的。本來在孔子思想中就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有「為仁由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有「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說法。前者是孔子思想中「內在超越」方面；後者是孔子思想

中「外在超越」方面，或者說從後者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也有「外在超越」的因素。但後來的儒家發展了前一方面，而後一方面沒有得到發展。如果能使上述兩個方面平行發展，又有所結合，是否可以沿着孔子的思想發展出一包容「內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哲學體系呢？我想，它是值得我們探討的一個問題。比孔子稍後的哲學家墨子，他的哲學可以說是以「外在超越」為特徵的哲學體系。墨子哲學可以說由兩個相互聯繫的部分組成：一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兼愛」思想；另一是具有宗教性的「天志」思想。這兩方看起來似乎有矛盾，但在墨子思想體系中卻認為「兼愛」是「天」的意志最根本的體現，所以「天志」應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墨子的「天志」思想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它的意志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和最後的標準，它可以賞善罰惡，是一外在於人的超越力量，或者說它具有明顯的「外在超越性」。因此墨家哲學發展到後期墨家就更具有科學因素和邏輯學、認識論思想。可惜在戰國以後墨家思想沒有得到發展。墨家思想是否可以成為我們建立一包容「內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哲學體系的內在資源的一個方面呢？我想應是可能的。

一九九〇年四月

湯一介 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任北大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和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主要著作包括《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及編著多種。